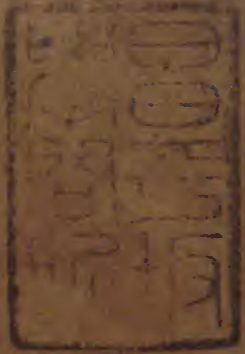


孟子精義

十三

四



			八	漢
			三	書
			九	門
四	二	一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五	八		漢
兩	五		書
一	一		
二	四	三	
架	冊	號	類

論孟精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13	
冊數	14	(14)	
函號	275	13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三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伊川曰心具天德心有_レ不_レ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

知性知_レ天盡已_レ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_レ化育贊_レ本

無贊則直養之而已或問人之形體有_レ限量心有_レ限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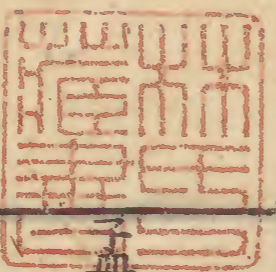
否曰論_レ心之形則安得無_レ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_レ限量否

以道安得無_レ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_レ天

為命在人為性論其所_レ主為心其實只是_レ一箇道苟能通

之於道又豈有_レ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_レ限量除

是性外有物始得又問盡心莫是我有_レ側隱羞惡如此



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
 纔數著便不盡如數一二頁少却大抵稟於天曰性而所主
 在心纔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矣又曰盡其心
 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於命
 也或問事天如何曰奉順之而已又問孟子言心性天
 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
 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
 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曰心也性也
 天也非有異也又曰橫渠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
 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
 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

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明道曰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
 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
 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
 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
 不足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
 至此明道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
 橫渠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
 世入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格其心其
 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
 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又曰天之明莫大於
 日故有日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

靈故有耳屬焉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乎
 太虛故心知廓之而莫究其極也人病以耳目聞見累其
 心而不務盡其心故能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又曰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之變皆吾之分內耳 又
 曰存心養性以事天盡人道則可以事天
 呂曰盡其心者大其心也心之知思足以盡天地萬物之
 理然而不及者不大其心也大其心與天地合則可知思
 之所及乃吾性也性即天道故知性則知天 又曰天道
 性命自道觀之則一自物觀之則異自道觀者上達至於
 不可名下達至於物皆天道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彼所
 謂性者猶吾以職授之而已或偏或正惟其所受 人得之
正故可
達天物得之 彼所謂命者猶吾以令使之而已死生壽夭
偏故不得達

敬

惟令是從自物觀者犬異於牛牛異於人皆謂之性不得
 於仁義禮智與桎梏而死皆謂之命事天者如事君性天
 職也不散不盡命天命也不散不順盡性順命為幾矣而
 猶未與天一達天德者物我幽明不出吾體屈伸聚散莫
 非吾用性命之稟雖與物同其達乃與天一太德必受命
 則命合於性 位祿名壽皆吾
性之所能致 天命之謂性則性合於命 我
於天亦
天所命 性命一也聖人之於天道有性焉則性於天道一
 也
 問如何是盡其心謝氏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
 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
 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
 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問知天事天如何別曰

今人莫不知有君能事其君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曰
心性何別曰心是發用處性是自然事則只是不違
游曰盡其心則心地無餘蘊而性之本體見矣知其性則
廣大悉備天理全而人偽泯矣夫是之謂極高明存其心
者閑邪以存其誠也養其性者守靜以復其本也欲不外
馳忿不內作反聽內視以歸有極則存其心之道也其志
致一其氣致專至大至剛以直則養其性之道也存養至
此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足以事天夫是之謂道中
庸極高明者理極於知天也道中庸者德全於事天也知
天者造其理也事天者履其事也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
是爲知君上之爲我尊而未嘗致恭也知父母之爲我親
而未嘗致養也其忠孝安在哉知天智之盡也事天仁之

至也仁之至知之盡也則死生爲晝夜矣豈殀壽所能惑
其心哉亦曰修身以俟之自作元命而已

楊曰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
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敵事我則卑失其旨矣

問何謂盡心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請問之
曰心之爲物明白通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
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
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
性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
己又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
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
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又曰楊雄云學所以修性

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假修乎唯不假修故
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尹曰或曰心或曰性或曰天_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
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盡其心則知性
知天矣存之養之所以得天理也殊壽不貳其心所以立
命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伊川曰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
子不謂之命或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
曰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
曰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
橫渠曰性于人無不善係其善及不善及而已過天地之

化者不善及者也命於人無不正係其順與不順而已行
險以微幸不順命者也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祥
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又曰順
性命之理則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僥倖
也

尹曰雖曰命也又必知其正與不正君子所言者正命也
又其上則義而已不曰命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伊川曰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
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
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
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言義而不

言命也。又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
得，不濟事。此言猶只爲中人言之。若爲中人以上而言，却
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又曰：賢者
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
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問家貧
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河修可以免此，曰：此只
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
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
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
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
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說，非爲上知者言也。中

論語精義 卷之三

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上
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
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
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有道，奈何得之？須有命。問富貴
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
夭可以言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大，理所當然。富貴
而壽，是爲僥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
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
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
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橫渠曰：富貴貧賤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只

論語精義

卷之三

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楊子曰：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造之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尹曰：求在我者，則必得之；求在外者，則有不得之理。是以君子猶以命為外也，以之為外，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亦不為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明道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

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子道多，元來只依舊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却是著人上說。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鸞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採喪處極多，只有一箇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此本性，須別也。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不順也。又曰：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又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

以明之
明當作

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
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
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
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
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
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
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益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
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
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伊川曰恕者入仁之門 又曰強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
事亦須是實見得近處其理蓋不出乎公平固在用意淺
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又曰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

以無我為體以恕為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
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所以為仁之方也

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素存於我也反身而誠
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楊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
皆備於我則物之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
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於
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難知難行哉雖行止疾徐之間
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己求之道之所以難知
難行也

尹曰萬物皆備天理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也強

恕而行誠之者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伊川曰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由之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習矣而不察謂入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習而不察者只是飢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弟子却是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言衆多也尹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而行之而不明曉習矣而不省察由道而不知者衆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章

伊川曰無耻之耻注是

尹曰人知其所耻然後能改過遷善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章

尹曰爲機變之巧以自欺者何若人之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章

尹曰人君能下賢而好善賢者不慕勢而好利以如是而相遇然後可以有爲於時

孟子謂宋句踐章

尹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此其所以器量也如此則無怨尤不改樂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尹曰言君子之特立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尹曰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章

伊川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勞而不怨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有焚溺而死者却雖死不怨

尹曰以佚道勞民乘屋播穀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除害去惡之類是也此其所以不怨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伊川曰易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言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以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也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

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不知為之者也 又曰所過者

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如神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伯者是小補而已

明道曰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又曰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橫渠曰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又曰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謝曰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在鄴縣作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

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花胸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窓

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

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
雄或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擺脫得開只爲
立不住便放却忒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
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曰呂晉伯下得下轉語
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
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亦甚親切
楊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所
謂皞皞如也則氣象便與伯者之世不同蓋彼所以致人
驩虞必有違道于譽之事至王者則如天亦不教人喜亦
不教人怒

皞爾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伊川曰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民所稱道又曰仁
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足以感動
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
尹曰仁言出於上之言也仁聲得於下之聲也善政制民
善教化民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伊川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橫渠曰太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
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后已
或問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只說愛與惻隱何也楊氏曰孟子但言發處乃若未發之前便只是中

尹曰良能良知與生俱生者也仁義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君子能不失是而達之天下耳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楊曰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后知所學舜在深山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_以託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而孟子稱其與_則道豈苟言哉其必有誠然而不可掩者夫舜之可以_以天下顏淵之可以_以為_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其_其改則可以學矣

尹曰聞_下善言見_下善行而若決江河非無我何以臻此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章

尹曰羞惡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失其心而已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橫渠曰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_中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尹曰達謂達盡事理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伊川曰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達可行於天下者其全盡天生斯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

國家也。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先生曰：順天行道者，天民；順天爲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充實而有光輝之謂也。大而化之之謂聖，然聖人豈不爲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

明道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在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耳。又曰：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橫渠曰：達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言必功覆生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又曰：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入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

猶未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利之也，由之也，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况有意於未善邪。呂曰：如伊尹乃得天民之稱，孟子所謂天民之窮而無告，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止，謂天生之民與此義皆異。又曰：爲政以德，自治之道，備則不乘於民而民歸之，故大人之政正己而已。

楊曰：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荆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正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荆公之學本不知此。尹曰：以事君爲容悅者，佞臣也；以安社稷爲悅者，忠臣也。

天民則若伊尹傳說之未遇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太人其能之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章

明道曰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尹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樂得於天也仰不愧俯不作樂得於己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樂施諸人也

孟子曰廣土眾民章

明道曰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己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人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

伊川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

也醉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白及此焉能道得到此又曰醉於面盎於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又曰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醉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醉面盎背有諸中必形於外觀其氣象便見得又曰盎於背厚也又曰學者須學又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者

養子而後嫁者也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一事是二事觸類至于千百至于無窮盡亦只是學不是

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為知道者言不可為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

者須心手相應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或問根於心說本來如此為復充養之功揚氏曰只是說
本來如此若昏面盎莖則充養之功存焉亦只是說
尹曰君子之學性而已豈以窮達而加損哉四體不言而
喻可偽為哉非孟子濼造之不能為是言也
孟子曰伯夷碎紂章
尹曰王政之始必本於民無凍餒其本不治未有能成善
政者也孟子見之明言之屢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賦民可使富也章
尹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民無常產則無常心
勢使之然也故知禮義生於富足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四顧不遠而望
孟子曰

程氏遺
善無道
者二字

伊川曰登山難為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濶必照因又言
其道之無窮濶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為濶非
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又言其篤實而有
光輝也一作篤實而不窮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
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
輝大積則有大光輝又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
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又曰觀水有術必觀
其瀾瀾湍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人以浪對濶非也
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但容光者無不照故知
日月之明無窮也又曰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
之謂也

程子
有無
三子

物而小之使以人以勝物為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不下也

尹曰臣聞之師曰水之瀾日月之照言道之無窮也水之湍急之所也水之源無窮是以有瀾日月之明無窮也以必照盈科而行成章而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焉而輝光之謂也惟無窮者為然

孟子曰鷄鳴而起章

明道曰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與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又曰六凡出義則

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又曰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一作

呂侍講曰天下之言善者必稱舜舜者善之至也天下之言利者必稱跖跖者不善之至也聚黨數千橫行天下以不義謂之盜跖跖所以為盜者何也貪利而已鷄鳴而起孳孳為善惟日不足舜之徒黨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亦惟日不足者跖之徒黨也與舜為徒則入於舜與跖為徒則入於跖人皆可以為舜亦可以為跖唯在利與善而已故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天下之道唯善與惡唯義與利好善則終於為舜好利則終於為跖君子小人各趨一塗是故君

孟子精義

孟子卷之三

子憂其不如舜
楊曰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
可不知又曰舜跖之分在善利而已彼世無科舉可以
取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為跖
之徒也

尹曰善之與利毫釐之間耳苟利心一萌則去善遠矣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章

伊川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
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
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
也安排著則不中矣又曰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
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

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
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
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
寒而用初寒之衣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商
纘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
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
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又曰
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
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于此為中
當閉戶不出則于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
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之然後聖人之道明矣
呂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
為愈也
謝曰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無定體須是權以取中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為權便不壞了權字
楊曰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
至于股無胈脛無毛不當其可與墨子摩頂放踵無以異
也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未嘗仕也苟
不當其可則于楊氏之為我亦無以異也子莫執中執為
我兼愛之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也鄉鄰有鬪而不知
閉戶室中有鬪而不知救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
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

輕重而取中也不能易地則皆然是亦傷墨而已矣又
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
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
中而不知其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
為知權則誤矣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
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也蓋禹之行水循固然之理行其
所無事而已若用智以為權則皆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
可以不慎歟問或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
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則知中
即知權不知權是知中知權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
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于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
于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

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
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
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
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
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
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
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即所謂權也
矣曰執中之難也苟執一則為賊道故孔子曰天下國家
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亦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孔子之
所謂中者時中也子莫之執中其殆執一乎

孟子曰飢者其食章

呂侍講曰人身以飲食養之得其正則神安而氣寧失其

正則賊其神而害其氣由是觀之豈獨口腹為飢渴之害
人心亦皆有害利欲者心之害也人心之害生於口腹之
不足遂變其初心嗜于外物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
則神安而氣定則雖在外者不及人不為憂矣此孔子所
以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不改其樂也蓋無心
害則飽乎仁義之道復何憂乎
尹曰飢渴之害有欲存焉故也况於心有好樂則為害也
大矣無心害者其可謂君子矣

孟子曰柳下惠章

橫渠曰介操守也

呂侍講曰介者殊俗特立之行也孟子嘗稱柳下惠聖人
之和聖人之和異乎眾人之和此所以為介此孔子所謂

和而不流論語載其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
邦由是考之則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矣此所以爲百
世師也

楊曰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和而不以三公易其
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爲柳下惠也 問柳下惠不以
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耶乃所以爲和耶曰
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
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爲大官何所不
可而樂于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

尹曰介大也

孟子曰有爲者章

呂侍講曰人之性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循所往而行
之謂之道行則有爲矣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
及泉八尺曰仞及泉則可利物不及泉則利不及物猶棄
井也人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則亦失性而喪道矣是故人
之致誠于有爲則有始有卒天之誠行健而已人之誠自
強不息而已自強于仁可以爲堯自強于孝可以爲舜自
強于學可以爲孔子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
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半途而廢未免小
人之歸是猶鑿井而不及泉未免於廢井也
尹曰君子之所爲貴乎有成也五穀不熟不如萑稗亦猶
是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伊川曰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曰孟子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耶曰堯舜生知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身之言履之也反之言歸于正也 又曰身踐履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

楊曰堯舜性之由之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假之而已非已有之 又曰王道本于誠意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動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假此爲說耳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 又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爲辭所謂假之也初非有勤王之誠心卒能一正天下假而不歸者也身知其非有故孔子以仁

與之蓋其功可錄也

尹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章

伊川曰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申如終不意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申長耳使太申有下惠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

光之罪大矣若尹與光是太申昌邑所用之臣不受先王之委寄而諫不用則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

楊曰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爲放太申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后世之爲人臣者不幸而適遇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是伊尹之事不可法于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行足信何爲不可但觀蜀先主常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材進退惟孔明是聽而蜀之人亦莫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弒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

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爲異其實亦所謂中道

尹曰聖人之志豈易量哉

公孫丑曰詩曰章

尹曰不素餐兮刺無功而受祿之詩也其君安富尊榮子弟孝悌忠信則有功也孰若

王子墊問曰章

尹曰士不能居仁由義則不足名之爲士

孟子曰仲子章

尹曰孟子可謂善觀人矣

桃應問曰章

楊曰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爲知權予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

通鑑

公義二者相為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誅法以伸
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
其道而已舜為天子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而不釋為舜者
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
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亦不可一日而忘
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寧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
義竊負而逃以伸己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適也方守
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徒以聞故世宗得而不問也有
如皋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欲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
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也然則宜奈何亦實
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為天子父可謂貴矣
此禮律之通義也一置諸法而兩不傷焉何為不可哉

或問使舜不去位皋陶遂行法否曰此亦須自有法周禮
人臣猶有議親議貴之辟豈有天子父殺人便置之死且
如周官八議豈是周公撰出亦須有箇來處然孟子所說
只是論舜心耳

尹曰聖人之心至公至當而已

孟子自范之齊章

尹曰睟然見於面益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也學者所以
變氣質不居者不可謂之學故孟子每言夫居焉

孟子曰食而弗愛章

伊川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言幣之未將時已有恭敬
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又曰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
后發見然須心有此恭敬而后發見

尹曰苟無其質是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伊川曰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天地
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衆人有之
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惟聖人也

明道曰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秀氣頭圓足方
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爲能盡人之道故可以
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 又曰形
色性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

橫渠曰言不能全性於內則有形色隨之遷於外

游曰性者性之質也能盡其性則踐其形而無愧矣蓋萬
物皆備於我則其所有何物不備及身而誠樂莫大焉

其能盡性而踐形也若反身未至于誠則是於性有所不
盡未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充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
踐形箕子曰視曰明聽曰聰視謂之明聽謂之聰皆耳目
之本然也能盡視聽之性則能盡耳目之形苟視聽不足
於聰明則是有耳目之形而無視聽之實德也豈不慊於
茲哉楊子曰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諫乎不善若非禮勿
視非禮勿言則於口耳猶有所擇是未足以言踐形

楊曰形色天性有物必有則也物卽是形色則卽是天性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
以爲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 又曰莫非形也自聖人
言之目之所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不待
審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夫至于聖則未

免有免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曰惟聖
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有物必有則耳目口鼻等便是
形各盡其則便是踐

尹曰臣聞之師曰盡得天地之正氣者人而已盡人理然
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知之而不盡能踐形者
聖人而已

齊宣王欲短喪章人曰

尹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聖人制禮其可改乎

三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伊川曰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又曰在易坎之

六四曰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納約謂進於君之道

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

在字
廣明

其所明處而告之取信則易也教人亦然夫教必就人之
所長所長者心之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
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

橫渠曰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

有求有為然後教之也又曰時雨化之春誦夏弦又

曰賞其可之謂時成德因其人之有是心當感之如好貨

好勇因其為說以教之私淑艾太人正己而物正又曰

成德者如孟子語宋牼之言是也本有是善意因而成之

答問者必問而後答也又曰時雨化者不待問而告之

當其可告而告之也如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

而雨私淑艾者自修使人觀己以化如顏子大率私淑艾

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但修此以

教人顏子常以己德未成而不用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也至于聖人神道設教正己而物正皆是私淑又作于此化于彼如祭祀之類又曰若宋桓罷齊楚之兵因而成之若好色好貨因而達之

尹曰君子之教各因其材而誨之是亦不倦之意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章

尹曰教者能引而不能發其發則在其人也孔子稱顏淵曰亦足以發

孟子曰天下有道章

橫渠曰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尹曰以道殉身施之天下也以身殉道獨善其身也殉身人則何有于己身在其為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章

尹曰有所掖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章

尹曰觀人必自其本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伊川曰民須仁之物則愛之仁推己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楊氏論西銘言河南先生曰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長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一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為體之

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之于首
冠不可納之于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尹曰於物則愛之於民則仁之於親則親之此之謂差等
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楊曰當務之為急莫如親賢故舜湯之有天下選於衆以
舉皋陶伊尹為先務也

尹曰知務者知輕重本小之義也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三 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章

尹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天下不以為不仁為其所得
為故也戰國之戰伐以不義而爭吞耳仁不仁之效於斯
可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章

橫渠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
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周制鄰國
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
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伐之名至周始定耳
尹曰征也者王者之正天下也春秋之際敵國相殘耳皆

王者之罪人也

孟子曰盡信書章

伊川曰夫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當識其義而已固不可執而盡信也苟執信於辭則時或害於義不如無書之為愈也因舉周書武成而言吾於是篇之中所取者如一二策之所載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非謂盡信其辭也孟子之設是言也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謂聖人之征尚多殺如此雖曰其徒之相攻不至如是之甚也亦以規學者執辭忘義不獨施於書也又曰聖人取書其辭或有害義者固有所芟除更易也其不可易者其政其事耳若武成書血流漂杵之辭似可改然而不易者則以其非害義之辭故也

橫渠曰武成取一二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只是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新知言故言使不動

尹曰讀書者不攷其理而惑其文則何獨武成哉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章
尹曰武王之伐商也順乎天而應乎人人皆稽首歸之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為為人君者當法武王而已

孟子曰梓匠輪輿章
伊川曰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尹曰規矩法度可以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木匠亦未如孟之何也已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章

尹曰非聖人至命則不能臻此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章

尹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曰一聞觀其存心則然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章

尹曰古今之為關亦猶王者之征伐與當時之征伐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章

孟伊川曰易家人上九之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治

家之道以正身為本也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

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

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其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

不行於妻子也

尹曰妻子至親且近而不能行况可行於它人乎故曰其

身不正雖令不從

孟子曰周於利者章

尹曰中庸言凡事豫則立此之謂也聖人之於天下

孟子曰好名之人章

尹曰好名之人非有德者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章

尹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

道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章

尹曰當時之君見不仁而得國者不知天下之不可以示

取也

孟子曰民為貴章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置

卷之

孟子

卷之

三

伊川曰勺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以其
孟有功水土者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人曰所配者果
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人作事唯實而已始以其有功水
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
尹曰君以民為本當時諸侯不知國君社稷或有時變置
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伊川曰人皆稱柳下惠為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
見假如人言孔子為聖人也須直待已實見聖處方可信
又曰夷惠聖人傳者之誤

尹曰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聖人之功大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明道曰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
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
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
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
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
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
最能體仁之名也

伊川曰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
也又曰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却是摠名又曰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
做仁將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
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游曰仁者以道之在人者名之也立人之道則仁之名所以立合而言之則仁與人泯矣此其所以爲道也謝曰這箇人與這箇仁相合爲一便是道道立則仁與人之名亡矣

楊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所謂合也

尹曰爲人而不進仁何足以言人人與仁合則道也臣聞之師曰世之不知仁久矣醫家所謂四支不仁者可以知仁矣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章

尹曰聖人去父母之邦與它國如此則於禮義輕重可知孟子曰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章

尹曰君子無上下之交則國與時可知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章

尹曰文王孔子太聖人也不能免群小之愠而况其下者乎顧自處者如何盡其在己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尹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欲以昏昏而使人昭昭未之有也

孟子謂高子曰章

尹曰仁義人心之所固有安可舍其良心哉或作或輟而欲成德是茅塞之類也

高子曰禹之聲章

尹曰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歲久而用多也高子以追

論語精義 卷之五

子不專以言性人之當爲者君子不專以言命君子所能
衆人所病究言其理有教存焉此其所以或言性而不言
命或言命而不言性也

浩生不害問曰章

伊川曰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又曰善便
有一箇元底意思又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
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濶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
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又曰
今雖知可欲之爲善亦須實有諸己便可言誠誠使合內
外之道又曰覺悟便是性又曰學要信與熟又曰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
之信屬焉又曰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又曰中庸言其次致曲以至著則明謂之光輝之時也
又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
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
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是仲尼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
乏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它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
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又曰聖人不可知謂聖人至妙
人所不能測又曰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
上別有一等神人神即聖而不可知又曰神者妙萬物
而爲言若上竿弄瓶以至斲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等
弄瓶始於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
之事豈可得而知或問橫渠言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
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

却有意思只爲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求足以
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又曰大
人正己而物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也大而化之之謂聖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
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更無差等也
橫渠曰求仁必求於未惻隱之前明善必明於未可欲之
際又曰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所以
爲善人信人志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善不倦合仁與其
體聖人獨未至於聖人之止耳又曰善人云者志於仁
而未致其學能無物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又
曰善人欲仁而未致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
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入聖人之室

也又曰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人而已
又曰可欲之謂善志仁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
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間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
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
之地但一人向學繁一人向學慢又曰氣有陰陽推行
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利用則神化之
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智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
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天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
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
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
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
言皆可名之象耳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

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鎖礙入空學者捨惡趨善以爲化此
直可爲殆學遺累者薄乎云耳豈天地神化所可同語也
哉 又曰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
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又曰大而化
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大幾聖矣化
則位乎天德矣 又曰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后能
有其大 又曰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由未忘
於勉而大耳若聖人則性之天德無所勉焉 又曰無我
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思謂神故神也
者聖不可知 又曰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
則不可得而知之 又曰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而不可
知謂之神 又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

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
人潔可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下其所以
用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爲善不爲異白之
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爲善之意
尹曰苟以是心至皆在所教者誨人不倦也又見孟子答
小人而有理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章

橫渠曰小穿踰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
仁也如入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呂侍講曰凡入之心於所愛子弟親戚皆有不忍害之之
心但能達此心施之於其所忍所忍者謂他人也推已愛
親戚之心達之於他人推愛入之心達之於禽獸則是仁

也凡人之心自非元惡大憝如穿踰為盜皆知其不為但能達此心其它所欲為而不合於義者皆不為則是義也達者舉此心加諸彼充者充己性之所有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不能充之則不能仁民愛物故擴而充之此惻隱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言仁有餘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不能充之雖不為穿踰小盜萬鍾之祿則不辨禮義而受故擴而充之此羞惡不為穿踰之心則義不可勝用言義有餘也賤者相呼以爾汝自士以上知相欽而不可呼以爾汝矣欽人者人嘗欽之故不受人所爾汝能擴而充此自欽欽人之心欽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無所往而不為義也飽取物也未可以言而言則是以言飽取人之心也知其所以言語動其心故也如蔡

澤未見應侯先宣言而激怒也可以言而不言則反以不言飽取人之心也知其可以不言動其心故也如商映知素考公意在強國而不言強國也穿踰者不必穿人之牆踰人之屋以竊其貨財但觀人之容色窺測人之向背或順人之肯或激人之意抵牾伺隙以取財利皆是穿踰之類也此章之初兼論仁義其后於義說之詳者欲人辨小大鄙夫見利忘義委曲從人者無以異於穿踰之盜也苟能辨之則不為如此人所取

尹曰孟子謂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飽之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飽之論其心實然也推廣其仁義之心良心者則皆誠之謂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章

伊川曰不下帶言近也 又曰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
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
便有至理存焉

呂侍講曰君子之言至近而指意濶遠則可謂善言也所
守至約而德施廣博則可謂善道也不下帶者近在目前
也君子之言近在目前而道德存焉此言近而指遠也修
之一身可謂約矣身正則物正而天下平此守約而施博
也君子治身如農夫治田除草曰芸農夫治田必除其草
則苗可長君子治身必去其惡則德可進人之惡在於不
治已而治人不責已而責人譬如農夫舍己之田治人之
田所求于人者重責人濶也所以自任者輕責已薄也言
近而指遠臣請以孔子之言明之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

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其言可謂近
矣君使臣以禮則君道盡臣事君以忠則臣道盡此其指
遠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其言可謂近矣
然而舜舉皋陶湯舉伊尹是亦愛人是亦知人此其指遠
也先王正心而后修身修身而后齊家齊家而后治國治
國而后治天下正心修身者守約也治國治天下者施博
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
親賢也急先務急親賢守約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施博
也古之帝主無不修身以治天下帝魯修身而天下服堯
舜修己以安百姓皋陶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中庸曰好
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
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

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一曰修身又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修身者治天下之大本也故君子之所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君子所以自任者必重求於人者必輕責已者必以厚責人者必以薄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楊雄曰治已以仲尼此自任者重也表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人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此求於人者輕也成湯急於已而緩於人書曰與人不求備此責於人者薄也檢身若不及此責於已者厚也君子以堯舜之道勉已故日進於德以中人之道望人故人樂為善若不治已而治人若不責已而責人猶農夫舍己之田而治人之田也

楊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怕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尹曰正心誠意以至於平天下理一而已君子得其本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芸人之田者不求諸已者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明道曰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又曰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人之地又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又曰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息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又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朝聞道夕死之意也又曰堯與舜

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
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
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
皆是聖人

呂侍講曰性者由仁義行也反者反身而誠也中庸曰誠
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
容中道聖人也堯舜是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武是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生而知之安而
行之堯舜也學而行之利而行之湯武也君子內有其德
則外有其容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故動容周旋中禮
者盛德之至也論語鄉黨篇記孔子之容止皆盛德之至

學而行
之實作
之實作

也經常也同邪也于求也君子常一其德不為同邪不欺
鬼神不愧屋漏所以誠意正心非求福祿也哭死者或以
德或以親哭之以哀非為生者為禮也顏淵死于哭之慟
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哀發乎誠心是以慟而不自知
此非為生者也言語必信所以存誠不欲欺人非以正行
為名也仁義禮智君子之法也法在己命在天君子修其
在己者聽其在天者故曰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之道
必法堯舜故此章先言堯舜湯武性之者上也反之者次
也君子正心修身本于至誠為善而已無求于外則可以
為湯武可以為堯舜也

呂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而利行非性也有意利行
至于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及其性及其

成性則一也故四聖人者皆為盛德由仁義行而周旋中
禮也為生而哀非真哀也于祿而不回非真德也正行而
信非真信也仁義德也禮德之法也真哀真德真信則德
出于性矣德出于性則法行于己者安法行于己者安則
得乎天者盡如是則天命之至我何與哉亦順受之而已
又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
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

謝曰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生也經德
不同非于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
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
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楊曰到盛德田地便只是行法俟命而已任它生死可也

著死
擇

若未到其地安能行法哭死而哀至非以正行者言如惡
惡臭如好好色出於誠心之自然非人為也此便是行
法

尹曰反之者修為而復性也反之而至於動容周旋中禮
則至矣行法者在己命則聽之而已不以繫乎己也惟能
反之者為然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章

伊川曰孟子書中門人記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
之夫君子毋不敬如有心去藐它人便不是也

呂侍講曰大人謂當時之尊貴也所為多非先王之制以
道觀之不足畏也故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富
貴之勢則氣舒意展言語得盡八尺曰似爾雅云稱謂之

論語

孟子卷四

莊

棖題頭也。大人堂高數仞，棖題數丈。此宮室過侈。先王之制，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此食色過數。非先王之制，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此醜酒嗜音，外作禽荒，非先王之制，我得志，弗爲也。在我彼者，居處過制，奉養非度，動靜失禮，皆我所不爲也。在我所行者，居之以仁，由之以義，節之以禮，和之以樂，皆古聖人所制之法也。我心何爲畏彼人乎哉？孟子之意，所言在我者，道耳。在彼者，勢矣。道與勢孰重？藐之，所以伸道。然則孔子曰：畏大人，何謂也？大人有道，則不嚴而尊，不動而威。此孔子之所畏也。若夫無道在上，以富貴自驕，大其聲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晏然自以爲如日之在天，殊不知人心將離，而富貴之勢將去矣。君子有憂世之心，欲援天下之

溺，乃定心定氣，條陳性命之理，道德之要，古今成敗之機，國家安危之策，以說其大人。庶幾感悟格，其非心。此孟子所謂藐之也。藐之，所以欽之也。故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謝曰：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它聖人恁地禮數？是它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閤閤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是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下底氣象。

楊曰：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至于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若在孔子則無此也。觀鄉黨一篇，與上大夫

言聞聞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昂者與齊
雖褻必以貌如此何暇藐人禮曰貴貴為其近於君也
長謂其近於兄也故孔子謂君子畏大人

尹曰內重則外輕 問孔子畏大人孟子說大人則藐之
如何曰孟子方其陳說君前不直則道不見故藐之若其
平居則其胸中亦未嘗不畏且敬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伊川曰養心者且須是教它寡欲又差有功 又曰是
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
欲 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皆自外來公欲亦寡矣

又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
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己不識誠又不知所以

養 又曰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義理古人所養處
多若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血脈威
儀以養其四體今之人都無此只有箇義理以養心又不
知求

呂侍講曰養者治也寡者少也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
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
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自生德之所自成
也不存焉者枯亡之謂也寡欲之人操其心而存之無有
枯亡之患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入也多欲則身動
而無節安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
焉寡矣是故心者性之用也可以成性可以失性得性養
則道進而德長所以成性失其養則反道敗德所以失性

善養心者正其思而已矣目欲紛麗之色視思明則色欲寡矣耳欲鄭衛之聲聽思聰則聲欲寡矣口欲天下之美味思夏禹之菲飲食則口欲寡矣身欲天下之文繡思文王之卑服則身欲寡矣寡欲如此而心不汙者未之有也臣竊聞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甚哉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伯益戒舜曰罔游於逸罔騫於樂召公戒武王曰玩入喪德玩物喪志舜與武王猶且戒之以廣聖德臣願陛下留神孟子寡欲之法言則聖心清明可以通性命之理可以達道德之與治天下之操術未有不由此也尹曰臣聞之師曰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待沉潛也有所向者卽謂之欲

曾皙嗜羊棗章

呂侍講曰孝子之於親生則致其養終則致其哀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曾皙嗜羊棗而曾子忍食之乎夫膾炙非不美也天下之所同嗜也羊棗非天下之所共美也曾皙獨嗜者也以曾子之孝豈不能忘口腹之欲而孜孜膾炙哉思其平生所獨嗜者故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也猶諱名不諱姓諱其所獨而不諱其所同也

尹曰誠孝之至然也公孫丑之言陋矣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章

明道曰過猶不及如琴張曾皙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實也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見堯

舜氣象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伊川曰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太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橫渠曰鄉原狗欲而畏人其心穿踰之心也苟狗欲而不畏人乃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又曰蹢躅猶區區也涼涼猶棲棲也

呂侍講曰夫曾皙志不欲仕可謂切於爲己者也仲尼與之而孟子以爲狂何也曰狂者非猖狂妄行之謂也其志大其言高不合於中道故謂之狂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以子張所爲過中道故亦謂之狂也牧皮之事雖不可見其行與子同也猖者雖有所不

爲而知不足以知聖人故次於狂也若荷蕢荷篠之徒能不仕於亂世而知不足以知聖人故謂之獯也非若憤世嫉邪者或自沉於河或抱木而死故聖人取之也夫聖人之道猶日之中不及則未過則足賢人非不欲中也仁有所不盡而知有所不及故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有常者聖人尚欲見之况狂者狷者又非有常之所能及安得不取之哉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又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考其言之次第而推其意則有常之不及狂狷也必矣蓋二者於道各有所立故也孟子之書至此將終痛先王之道不行而邪說異行害正故下文云惡

似是而非似是非者鄉原是也衆人之所難辨而聖人
之所被惡故尤取於狂狷也人道以往來爲禮則過我門
而不入我室雖聖賢不能無恨也不以爲恨者惟鄉原爾
原善也能使一鄉皆以爲善人者以其外假飾以聖人之
道而內潛希世之志衆人不能辨也惟孔孟爲能辨之其不
入我室蓋亦宜然故不以人道望之以其不足責也乃以
爲德中之賊也曰何以是嚶嚶非斥狂者之語也彼狂者
何爲如是嚶嚶然志大其言行不相顧前所謂行不遠言
言也蓋狂者取進而志在於善鄉原惟欲人謂己爲善故
以狂者爲非是而斥之也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踴
踴涼涼此鄉原之人非斥古人之語也踴踴說詩者以爲
無所親涼涼左傳註云薄也曰彼古人之制行何空自踴

取當
作進取

踴涼涼然無所親厚蓋古人義之與比而鄉原惟欲自媚
於世故以古人爲非是而斥之也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
斯可矣此鄉原自道也既不取狂者言行不相顧又不取
古人獨行於其世意以爲但能使一世之人以爲善則可
矣闒然媚於世者是鄉原也此孟子道鄉原之情狀也闒
者居幽暗而伺察者也夫直道而行豈能使人皆以爲善
惟潛萌姦心以求媚於世者則能於世皆以爲善也孟子
之弟子惟公孫丑萬章善問能發孟子之蘊故問一鄉之
人皆稱以爲善不惟一鄉也如是而之於天下無所往而
不見稱者而獨孔子以爲德之賊何也孟子於是爲之極
論鄉原之行欲求其非而舉之無可舉之非欲求其惡而
刺之無可刺之惡流俗者王道不行風俗頹靡如水之順

論語精義

卷之四

三十一

流而俱下若獨以為不然獨以為不善則必見非於流俗而鄉原乃與之同汙世者王道不明而人所見者汙下若衆人皆濁而已獨清則必得罪於汙世而鄉原乃與之合非忠信而似忠信故非之無可舉之非非廉潔而似廉潔故刺之無可刺之惡但得沈俯仰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已故汙世流俗之衆人皆悅之也自以為是者既不取狂者又非古之人求自媚於世而得其所欲故自以為是也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而鄉原者同心非出於仁義也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非難辨也惟似是而非者人之所難辨也故曰德之賊也鄉原之亂德聖人之所惡也孔子孟子道不行於世故辭而闕之使孔子孟子得志中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如驩堯共工者將即四罪之罰然後

四字

天下咸服況乎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則雖鄉原不能亂也呂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所謂經者百世不易之常道大經者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正經之道必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然後親親之經正必如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然後長長之經正必如國君臣諸父兄弟大夫降其兄弟之服然後貴貴之經正必如堯饗舜迭為賓主湯於伊尹學焉而后臣之然後尊賢之經正也

尹曰君子之取於狃狃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狃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者為其似是而非也似是而非所以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則其惑人也滋矣故曰德之賊焉君子則必反經而已非萬章反復辨問

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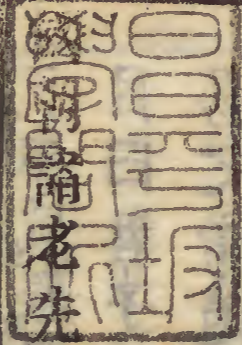
五下

三

言三才卷四
孟子卷四
三十一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

尹曰見而知之見而知此道也聞而知之聞而知此道也
孟子自謂聞孔子之道而卒不得行焉故曰無有乎爾則
亦無有乎爾雖嘆而不怨豈能已也哉傷情而已以是終
篇門人蓋亦有識之者與



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四

終

享保十四己酉仲夏之吉

京師書肆

烟善兵衛

風月莊九衛門

